

■新作聚焦 张平长篇小说《生死守护》:

风口浪尖 守望初心

□张陵

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小说一直是读者的期待。张平一直坚持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他的每一部小说都以鲜明的现实意识,直面现实生活最剧烈的矛盾冲突,讲述惊心动魄的故事。长篇小说《生死守护》正是他对时代对现实对生活思考深化的又一部优秀作品。

反腐思考再深化

小说中的龙兴市因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下决心打通一条40公里的龙飞大道。路并不算长,却不意触动了一些利益集团的奶酪,把各种复杂的矛盾由暗地里推到明面上,突如其来地空前激化,引发出一个又一个政治地震。

这个关系构架一搭建起来,就明确告诉读者,《生死守护》的重要内容一定与反腐有着紧密的联系。张平的现实题材创作,思想重心总是放在反腐上,是当代为数不多的把反腐挖得很深、想得很透的作家。不过,进入《生死守护》故事情节,读者马上就会发现,腐败问题在这里似乎被稀释了。矛盾冲突愈演愈烈,而腐败却越来越隐蔽。张平以往的小说通常会写一两个有名有姓的腐败官员,通过他们的行动来揭露腐败分子的嘴脸,揭示腐败的危害。但在这部作品里,腐败分子却没有出现。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小说情节一直发展到最后,也没有看到那个腐败分子被揪出,绳之以法,关系网被破获。是作家有意回避现实矛盾,还是作家在深化自己的思考?

这就是小说的高明深刻之处。一个清白优秀的干部的任命就是通不过,说明政治关系很紧张。平时看不出来,关键时刻就给你捅个大篓子,让你猝不及防。这样的严峻政治关系,一般的小说是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触及的。张平却一开始就把这种其他小说避之唯恐不及的矛盾冲突放在前面。作家并没有回避现实矛盾冲突,反而比以往更鲜明更坚决地直面和揭示问题的实质。作品的政治关系,当然不全是腐败问题,但从小说情节走向看,背后与腐败有着深刻的关系。作家试图告诉读者,反腐抓一个或一群腐败官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清除腐败文化、腐败土壤。只要腐败的土壤还在,还会像韭菜一样不断生出腐败,长出腐败官员。土壤不改良,腐败不停止。在今天的条件下,腐败很可能在相当长时期里,一直影响着我们的政治生态,“反腐”的严峻性和艰巨性就在这里。因此,作家不打算用形象来固定和解释腐败,而是把腐败变为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负能量。作品没有直接写腐败,但反腐意识却一点也没有松懈,反腐主题的力度一点也没有减弱。这样写反而更真实、更准确地认识到了腐败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也更深刻把握到了腐败的本质。这应该是作家社会思想的深化。

民生主题立高度

跟着《生死守护》的故事往下走,读者还将注意到,尽管作品思考“反腐”问题比其他作家的作品要深刻到位,却没有在这个问题上仁足不前。作品试图引导读者去更多注意比反腐更重要的问题,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发展中接受时代的新信息,也就是更多看到民生问题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大主题。反腐是为了更好发展民生。离开了民生,反腐就失去了意义,就会进入误区,走向邪路。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才有可能一点一滴地清除腐败,改善民生。这样的主题深度使小说紧紧扣住了新时代的主线,具有了深沉的底蕴。

小说安排了一个情节:当主人公辛一飞副市长被人大否决以后,龙兴市朝野震动,一片惊慌。责任部门准备立案调查,找出幕后主使人。这个时候的市委书记田震反而冷静下来,他同意辛一飞的意见,也向上级部门请示,不因政治“事故”干扰工作大局,以民生问题为重,坚持原有的顶层设计,继续重用辛一飞,让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放手大胆开展工作。于是被动变主动,坏事变好事,化危机风险为历史机遇。有了这个开局,他在龙兴论坛上稳住了阵



文学反映现实,通常会被叫作现实主义。其实,反映现实不等于就是现实主义。反过来可以说,现实主义也并不完全能真实准确地反映现实。张平的现实题材创作提醒我们,文学反映现实应该叫作“民生”主义。

脚。小说中的龙飞大道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虽然只有40公里,却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工厂、街道、居民区和大大小小的商店。各种利益在这里碰撞,社会矛盾也就随之不断激化。更令建设者棘手的是,龙兴市是一个传统的文物大市。这里在古代曾经是个战略重镇、经济文化重镇,地下埋藏着大量历史文物,迄今仍无法开拓。文物犯罪十分猖獗,文物保护工作也十分艰巨。可以看出,在民生问题上,龙兴市的领导们头脑是清醒的,导向意识是明确的。他们显然知道,龙飞大道不管触动多少人的利益,首先都要保证老百姓的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长远的利益。这种人民至上、人民优先的政治理念,引导着辛一飞把目光紧紧盯住棚户区的改造。这里居住的都是退休工人、普通百姓和低收入城市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他们的权益也得不到尊重和保障。城市现代化了,但他们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越来越贫困。必须利用龙飞大道的建设,彻底改变这个现状,还清这笔旧账,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还老百姓真正的获得感、幸福感。

《生死守护》故事情节曲折,涉及城市社会方方面面的生活。有些情节还带有相当的戏剧性,如文物贩子挖地道盗窃国家地下文物的情节,读起来真是惊心动魄。这些人的故事并没有多少传奇色彩,却充满现实的严峻性,历史的责任感和时代的紧迫感。有了这些情节,小说就有了主题的魂魄,有了精神的品质,有了时代的高度。

新人形象出新意

《生死守护》人物众多,其中辛一飞是重点塑造的人物形象。这个人物英雄般地挺立于风口浪尖,他的身上交织着作品所展现的社会生活矛盾冲突,也传递着时代先进思想文化的信息。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性格的展开是破解时代困局、化解现实矛盾、开创未来希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一飞是中国文学正在兴起的“新人”形象。

作为一个以实干著称但个性有些执拗的基层干部,辛一飞因不愿搞关系和拉帮结伙而被认为不够成熟,所以一直没有被提拔重用。好不容易得到赏识,又阴差阳错地成了牺牲品。可是,他却向市委书记田震建议,不要在他个人任命问题上纠缠,时间紧迫,干事要紧。龙飞大道是事关大局,个人的政治前途是小事小局,不必太计较。这当然体现出辛一飞的政治品格和思想格局,也因此,整个龙飞工程并没有受到政治风波的干扰,继续向前推进,一下子打乱了对手的算盘。辛一飞就凭着自己的

无私、执着、自信,凭着自己的“初心”,一下子理顺了关系,走出了困境,也就有了独特的政治智慧。很多时候,用最简单的方法就能解开最复杂的绳索。

辛一飞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堂吉珂德式的人物。他不断被各种势力算计、陷害,却一直不知道对手是谁。小说没有设计对立面人物,就意味着,辛一飞的对手就是整个社会看不见摸不着的“负能量”。他的结局可能和大战风车一样,可笑而滑稽地失败。小说写他的政治生涯中,曾经由别人转送后来成为腐败官员的领导2000元人民币。数额不大,但足以让对手大做文章,编造各种故事。事后才发现,这是龙翔集团的老板靳如海的一个阴谋。小说虚构了党内的与社会利益集团、恶黑势力勾结的人物,却明明白白让读者感到这些腐败分子的真实存在。而主人公辛一飞面对这些看不见的对手,实际上是无力还击的。

主人公挺在风口浪尖上。置之死地而后生,方显英雄本色。辛一飞搞建设是一把好手,点子特别多,专业性特别强。可给自己解困脱险,办法并不多。整部小说读下来,大致归纳起来只有一条:一心一意给老百姓做事情,得到老百姓支持。用“初心”获得“民心”。有了老百姓的支持,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小说中有个情节对比格外强烈,当各种审查组在龙兴市搞得轰轰烈烈的时候,作为被审查对象的辛一飞却在市里最大的棚户区 and 老百姓商量拆迁补偿,找人解决生病的老人住院问题。他深深知道,老百姓这点利益其实很脆弱,不小心就会被利益集团窃取偷盗。他的责任就是保护老百姓的财产,绝不能让他们一次次返贫,永远是弱势群体。他的“初心”得到了老百姓的回报,受到老百姓拥戴。人民的力量逆转了辛一飞的命运。从性格形成的这条线索就看出,辛一飞这个新人形象大放异彩。

小说中两个反派人物靳如海、崔铭化也设计得不俗。这两个人物背后都有一张严实的关系网。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现实生活的安全隐患,反映了时代潜在的危机。其他小说很难读到这样的人物形象。

文学反映现实,通常会被叫作现实主义。其实,反映现实不等于就是现实主义。反过来可以说,现实主义也并不完全能真实准确地反映现实。我们的文学不断坚持问题导向,不断丰富“民生”主题内涵,不断推出“新人”形象,就能清楚地看到现实主义的局限,也能找到文学突破创新的方向。张平的现实题材创作提醒我们,文学反映现实应该叫作“民生”主义。

■创作谈

《生死守护》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创作的一部作品。新冠疫情期间,几乎是在亿万民众与疫情抗争的泪水里,在与病毒搏杀的炽情中,完成了这部作品的最后修改。

《生死守护》写得十分艰难。想好的故事和细节,不断地被修改,被否定。有时候,一天只写几百个字。有时候,好几天一个字也写不下去。心之所向,情之所至,连自己也没预料到,故事的严酷和人物的悲壮,会如此的激越和令人震撼。实话实说,现实题材小说的写作越来越难了。不是因为没素材,恰是因为素材太多了。对素材如何取舍,也同样越来越不容易。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快。20年前,曾去过一次普陀山。前年再去时,已经完全认不出来了,整个舟山群岛已经完全被各种各样的跨海大桥相通相连,那种气势和壮美给你的震撼无法形容。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几乎是在几十年内完成的。但是,让你无法想象的是,这样的大桥,所有的基础性工程,几乎都是在无数农民工的努力之下完成的。中国有十几亿农民工,我们的文学很少能描写到他们。面对这样一个快速蜕变的历史进程,文学似乎越来越难以走近。而面对着悲壮而生动的现实,写作者距离这样生活好像越来越远。

我始终觉得当代现实文学创作最大的威胁和困境既来自于瞬息万变的生活本身,也来自于我们自己。一方面是波澜壮阔,浓郁热烈,惊天地,泣鬼神,令人惊诧不已,应接不暇的当代生活,一方面则是生活体验越来越匮乏,题材越来越狭窄的当代文学创作。面对着一座座文学的富矿,文学却无力去挖掘和描写,无法去挖掘和描写,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反差,让我们扼腕长叹,感慨万分。这其中的原因和缘由,值得并需要每一位写作者与每一位当政者反省和思考。

我始终觉得当代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应该是内容大于形式,社会效应大于文学效应,至少在当今,在眼下,现实题材的写作还应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社会,对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往往太过于求全责备。我们作家自己,对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也一样太过于求全责备。

记得一位文学批评家说过,现实题材创作,就应该是在一片花草最茂盛、土壤最肥沃的地方,完完整整地铲起一抔土来让人观赏。这抔土里既有鲜花也有杂草,既有佳果也有根茎,既有肥料也有渣滓……惟此,现实题材才会有她独特的色彩和魅力。距离现实生活越近,描写她的文字也许会越粗粝。就像路上的石子,尽管粗糙而不规整,但正是由这些石子的铺垫和延伸,才可能让文学巨匠从这条大路上滚滚而过。

真实是文学的底线。现实题材中的人性写作,必须是接地气的,必须是人民乐于接受和认可的。因此,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的灵魂和生命线首先是真实,最终也只能是真实。现实生活中的社会题材、政治题材,很容易成为虚假的代名词。但没有任何一种体裁、任何一类作品,可以成为我们制造虚假的借口。任何领域里的制造虚假,都必然会被人民所抛弃。

人民这两个字,是全世界约定俗成的概念。在文学创作中,不应对它任意矮化和污名化。为人民写作,不应该是也绝不能是一个不被提倡、不被期许的文学精神和文学道路。文学创作如果缺失人民的概念,那文学本身也是缺失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一定不是偏激的、极端的,一定不是缺失人性内涵和悲悯情怀的,一定是丰富多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优秀的文学作品,既能给你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同时一定是温馨明净、抚慰人心的精神家园。

《生死守护》是一部直面现实的社会、政治题材小说。现实生活中,反腐已经成为社会、政治题材中无法绕过的内容。腐败对一个明而洁净的社会正进行着最为惨烈凶暴的污损和焚毁。当一个社会被腐败覆盖时,太多的恶常常以善的面孔出现,太多的荒谬往往以真理自居。当非即是,黑即白,谎言成为真相,虚假变成真实,温顺蜕变为暴戾时,我们看到的生活只能是颠倒的。于是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畸形思维和观念,让我们识色成鳖,甚至指鹿为马。这种颠倒的生活,久而久之,很可能渐渐沉淀成为我们的文化。

反腐倡廉,是所有人的职责。面对腐败,当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腐败就会像病毒一样肆虐并毒害全人类。它会毁坏我们的肌体,也会毁坏我们的灵魂。人民监督的缺失和被遮蔽,是制造贫困和不公的祸首。人为导致的贫困和不公,是人类社会最大的罪恶。

《生死守护》是对全民反腐全民监督的一曲颂歌。一条铺满鲜花的阳光大道,需要全体人民的誓死守护。

现实题材创作的灵魂是真实

□张平

■第一感受

现代人生困境的多样性

——我读《哈蜜的废墟》 □申霞艳

读一本好书,就是在与高尚的人谈话。——歌德

除同名中篇外,陈谦的新小说集《哈蜜的废墟》还收入了《焱》《莲露》《虎妹孟加拉》《木棉花开》《我是欧文太太》,这些作品集中展现了作家对自我、情感、心理创伤和身份难题的深入思考,探讨了全球化时代困境的多样性。陈谦信奉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将人生的横截面重新置入与家庭、国族相联系的历史怀抱中。小说鞭辟入里,追根溯源,将上个世纪中叶大时代“惘惘的威胁”还原为家族的阴影和个体童年的创伤,成长让心理创伤不断发酵,隔空发作,就像气球终有一爆。

《哈蜜的废墟》中,叙事空间的频繁转换,花园、废墟、结核病医院、废弃的泳池等对比鲜明的空间意象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读大学时“我”和哈蜜曾情同姐妹,但毕业后彼此疏离,漫长的虚缈回忆来织补。故事从哈蜜的葬礼开始,慢慢接近秘密的核心——哈蜜的创伤及其反应。我愿意在曹七巧的延长线上来分析哈蜜的受虐和施虐。哈蜜是华侨子弟,穿着洋气,与老师哈爸牵手

成婚,对此,哈妈固执地认为自己失身于诱奸,哈爸被她冠以“老色狼”的称号,哈爸对女儿的亲昵被哈妈视为性侵犯而坚持离婚,并将女儿带到美国。哈妈的创伤来自她对情欲、身体的认知错位,这是禁欲时代的恶果。

哈妈的施虐比曹七巧更为隐秘且高明,性感的华丽、富丽的花园和香气四溢的美食遮盖着她颓靡、阴郁的内心。自幼对“男人是色狼”的灌输使哈蜜丧失了爱的能力。哈妈貌似不经意的控制是一种精神摧毁和情感掠夺,心灵的废墟无法培育出健康的爱情和友谊。哈蜜甚至希望通过延长绝症父亲的受罪来为母亲复仇,但也是在将泳池打造成废墟并与老父亲一起以中药抗癌的这三年,哈蜜对荒原上度过的童年的感知渐渐推远,对异性与人生有了新的认识。在主故事推进的同时穿插着叙述人“我”的故事,曾借助空间改变化解失恋的忧伤,“我”也在哈妈这面镜中反省自己对女儿潜藏的控制欲望。最终,哈蜜告别过往,与父亲的植物药事业业达成和解,“我”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接受了女儿与异族的恋爱。

陈谦常会转换语言系统,多种语言的穿插

有画龙点睛之妙,也吻合作家跨文化生活的实况。比如哈爸葬礼上对哈蜜雷特经典独白的引用,对私密关系的强调也会插入英语,偶尔还会插入粤语,以此突出文化、语言对人潜意识的支配作用。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语言有其主体性,语言塑造人,塑造认同。

哈蜜的故事上面叠加上母亲的悲剧,莲露的悲剧也逆向延伸到母亲、外祖母处,延伸到历史的腹地,直指男权文化对女性贞操的荒诞要求。《莲露》的讲述人是莲露的心理医生,贞操被舅舅舅酒后夺去的疮疤会不时暴露,丈夫朱老师将莲露带往美国,他的知识和理性不足以抵挡“处女”二字的诱惑,处女情结掩藏在朱老师的本能之中。经过现代启蒙的洗礼,根深蒂固的民族无意识依然会落实于“个人无意识”,产生意想不到的震撼和伤害。

《焱》和《我是欧文太太》涉及爱的毁灭性,就像胡力说的:“你的爱,就像一把刀爱它割出的伤口。”爱本能与死本能互相纠缠。男权文化很容易培养“痴心女子负心汉”,女性将身家性命寄望于爱情,一旦被负很容易滋生自毁乃至复仇心理。

《虎妹孟加拉》以知青老一代留学生的眼

睛来呈现改革开放后代际疏离给低龄女留学生带来的孤独心理。少女玉叶自小寄宿,长期与家庭分离,就读于名校伯克利,幽人独往,却驯养孟加拉虎。古人说苛政猛于虎,对现代人而言,孤独亦如虎,足以吞噬人。《木棉花开》写中国弃婴戴安娜被接养到美国后,反复出现心理混乱,在朝鲜战争遗孤的心理辅导师辛迪的帮助下终于敞开心扉。心理医生也是陈谦常常写到的角色,他们能够帮助病人调整出适当的心情,在戴安娜修复障碍、重建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也逐步理解自己生母的外境以及时代背景,同时辛迪的生命故事连接着美朝战争史。

陈谦身跨中西文化,生活在美国却以中文写作。她以一只眼睛盯着中国,不时回望历史;而以另一只眼睛放眼世界,发现不同境遇、不同文化的人可能有共同的伤痛。全球化的流动背后湮没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伤口,个体偶然性的悲剧得以汇入到必然性的命运熔炉。在某种程度上看,哈蜜、莲露、丹文等从中国到西方生活空间的转换也对应着时间从前现代到现代/后现代的过渡。

陈谦的小说讲究叙事空间的中西捭阖,辐



射范围广,像一段两端连着虚线的实线,两头往历史和未来延长,过去与今天、未来强烈撞击,陌生的自我疆域通向历史的毛细血管。小说中不同的人生态模式互为镜像,叙事人都从他人的伤口里窥见了人类共同的伤口,主人公的命运往往包含着祖祖辈辈共同的命运。